

陳逸集

修訂本

張五常著



随

心

果

張
五
常
著

五 常 文 集

隨 意 集
增 訂 本

作 者 張五常

封 面 畫 作 黃黑蠻

封 面 書 法 周慧珩

總 編 輯 葉海旋

編 輯 王陳月明

助 理 編 輯 樓碧君

出 版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E-mail : arcadia@ctimail3.com

印 刷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初 版 一九九三年七月

修 訂 第 一 版 二〇〇〇年十月

修 訂 第 二 版 二〇〇一年七月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ARCADIA PRESS 花千樹

給
錦
玲

前言

《隨意集》的文稿一九九二年二月就準備好了，但不知怎的要到九三年七月才出版。聽說當時很暢銷，一個月後就發行第二版了。究竟出過多少版我不知道，知道的是過了不久出版商遺失了所有的磁碟及底片。市場千呼萬喚也不見再版，這就是原因。

再打字，再校對，要用上「移山心力」。這解釋了為什麼一拖再拖，拖了好幾年。既然要重頭做起，我就趁機會修改一些文字，補加幾個後記，也取消兩篇因為過時而變得不值得讀的文章。

我也藉着這機會換了封面的畫，以黑蠻的代替永玉的。這不是說兒子勝父親，而是我要把自己所有的中文書籍以黑蠻的畫「掛帥」。這樣統一起來——將來有十多本風格相同的——你說好看不好看？

張五常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目錄

《隨意集》序

一、政治的幽默

弔蘇共黨文

鄧小平晚節可保乎？

李先念去世及其他

黃永玉的小狗

港龍歷險記

夜上海捲土重來

誰是巨人——與李錄商榷

都是錢作怪

二、文化與石頭

繪畫與藝術

文采何物？

1

7

10

14

17

20

23

26

29

35

38

漫談古典、藝術、文字

附庸風雅的代價

也談香港文化

漫談風格

藝術的「困難」問題

《橘中秘》

也談石帝

論雞血石

黃金耀與美人紅

三、也談書法

再事臨池

讀《書譜》，嘆天才（附後記）

書法與文采——試論「米芾現象」

一拜三師

書法的困難何在？（附後記）

加州牛肉麵與中國的書法

蘇東坡與米元章

四、莫札特、小明星及其他

上帝之子

小明星是個天才

牀前明月光——也談李白

毛潤之的詞（附後記）

為詩昆賀

黃永玉的畫

朱屺瞻的畫

法國印象派終於太古城——我看林風眠先生

黃苗子現象

五、教育漫談

最佳、最劣、最受歡迎的教授

讀書的經驗

論創見

屢敗屢戰易，大勝從容難

學術文章

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

荒謬的「定律」——兼與林行止商榷

香港的教育制度

港大的「校外主考」制

想起了《中華文選》

六、瑞典行

高斯的雨傘

瑞典觀禮記

社會福利主義中看不中用

七、思往事

太寧街的往事

釣魚樂

我的女兒

再遇何藩

往日時光——四友攝影聯展

子欲養而親不在（附鳴謝啟事）

《隨意集》後記

《隨意集》序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經不起讀者的要求，我答應《壹週刊》重操故技，爬一些格子。半年前，我為母親的病而停筆。今天，母親的情況並沒有好轉——只是先進的科技支持着她。她再也不能起牀，不能說話，但每次見到我，總是歡容滿面，手指腳畫地「說」着些什麼。她視死如歸，把一切痛苦置之度外，盡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每一刻。為人若此，庶乎近焉！

既然母親不以疾為患，我實在不應該見她沒有起色而過於悲傷。話雖如此，生離死別的事很真實。王羲之說：「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所以在答應《壹週刊》要再賺他們的稿費時，便特別聲明：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交稿是會時斷時續的。斷稿是出版者的大忌。但《壹週刊》既然因為我前些日子停筆而銷路不斷上升，廣告增加，那麼當我斷稿之時，多加兩頁廣告，倒也是賺錢之道，何樂而不為？

在此重寫專欄，又要再起一個名目。想了一分鐘，我決定以《隨意集》為名。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認為生命是自己的，任何人都管不着。所以有生以來，我隨遇而安，也隨自己的意之所之辦事。思想不受約束，獨行獨斷，言行一致，他人對自己的

評價置若罔聞，倒也不負此生之感。

我自己隨意，也尊重別人隨他們的己意。要是我因為自己的隨意而左右了他人的隨意，我會約束自己。這也算是隨自己之意而為了。要是社會上每個人都這樣做，社會就會隨民意而安。揚言為社會謀幸福的人的主要矛盾，往往是以己意強加於人。我對那些口口聲聲說為他人而不為自己謀幸福的人存疑，不是沒有原因的。

隨意下筆，會寫什麼呢？這是一個近於天氣預測的問題。蘇東坡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既然隨意，那麼意之所之，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算了。不少讀者希望我多寫一些關於經濟分析的文章。這與《壹週刊》的要求不同，而另一方面，規定了寫與經濟有關的文字，何隨意之有也。

既稱《隨意集》，我希望能做到真正的隨意。這可不容易。搞攝影，我的隨意之作是先從一片漆黑的畫面入手，加光而成形；但光要怎樣加就如天女散花，自己要光的形象怎樣就怎樣。隨意寫的文章，腦海中先要一片「空白」（並無「預謀」），然後坐下來，稿紙放在面前，拿起筆即興地寫，跟着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這樣的文章不一定可讀，但寫來情感上純而真，如像不食人間煙火，倒也往往別有奇趣。

隨意之作說易甚易，說難也極難。在這方面，我應該是一個「高手」了。我本來就是一個隨意的人。以教學、演講為例，我從來不作任何準備。就算是有千多聽眾的

演講，很多時我連講題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講台後，介紹的人說出我要講的題目，我才如夢初醒，稍一定神，信口開河去也。

只有一次我闖了禍。記得幾年前我到九龍一間中學演講，駕車的仁兄找不着地址，遲了二十分鐘才抵達。氣吁吁地跑進該校後，滿頭大汗，只見學生濟濟一堂，接待的人很客氣，毫無怨言地伴着我向講台走去。在一片掌聲之中，我低聲問接待的人：「今天我要講什麼？他回應了。我嚇了一跳，因為那題目我似乎從來沒聽過。於是說：「你沒有搞錯吧？」他聽得一頭霧水，詫異地望着我。我強作鎮定說：「不要緊，不過請你把題目再說一次。」

他說了，我到了台上時，聽到掌聲雷動，但腦中還是一片空白，有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這真的是太「隨意」了！

一、政治的幽默

弔蘇共黨文

前記

辛未之秋，七月既望，蘇聯共黨驟然瓦解，驚天地，泣鬼神，風雲變色，僅數日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余友智英感慨之餘，擬以廣告形式為蘇共黨之壽終作祭文，命余執筆。余雖稍懂文墨，惟祭文實為八股之作，區區雕蟲小技，不合大人雅意，故未敢從命，祈智英另覓高賢，並推薦文體須以李華之《弔古戰場文》為範。

不一日，高賢之文稿從外地傳真而至，功力果然不凡，惟其文意不夠「無厘頭」，與香港文化有所不近。智英遂於深夜以電話囑余補筆。

余於夢中霍然而起，不知西東，但見窗外月華如水，牀上妻子鼻息雷鳴，有感而發，作此，傳真而去。翌日大字廣告發表於報章上，讀者嘩然！時為公元一九九一年八月念八日。